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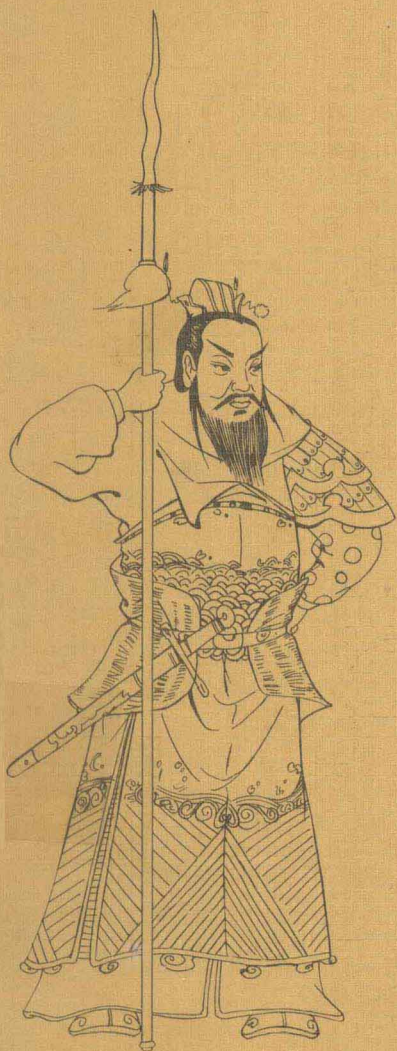
曹操大传

插图本

下

曹仲怀 著

九州出版社



曹操大传

下

插图本

曹仲怀 著

九州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操大传/曹仲怀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06.1 重印

ISBN 7-80114-049-4

I. 曹... II. 曹...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②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5461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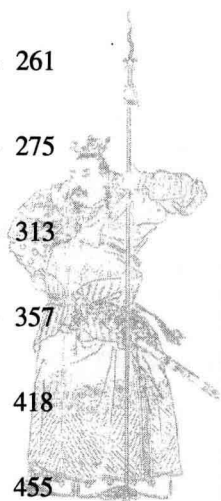
曹操大传

作 者 曹仲怀 著
责任编辑 战葆红 责任校对 程铁柱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
开 本 720 × 1050 毫米 1/16 开
印 张 29.50
字 数 800 千字
版 次 199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114-049-4/I · 17
定 价 (全二册)58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 录

第 一 章	少年放荡 大志天成	1
第 二 章	仕途初登 崭露锋芒	5
第 三 章	良谋难展 英雄无奈	23
第 四 章	董卓独专朝堂 曹操招兵买马	48
第 五 章	关东联盟讨董卓 董卓迁都焚洛阳	69
第 六 章	风起云涌 军阀重开战	79
第 七 章	收编青州军 争夺兖州地	93
第 八 章	外扩疆域屠徐州 后院起火战濮阳	109
第 九 章	夺人一婢 丧己子侄	133
第 十 章	颍州得奇士 许都迎天子	142
第 十 一 章	刘备投靠曹孟德 吕布命丧白门楼	158
第 十 二 章	曹操指刘备是英雄 刘备离曹操为避祸	170
第 十 三 章	孟德笑檄文 云长约三事	181
第 十 四 章	官渡风云 英雄立业	198
第 十 五 章	曹操乌巢放火 袁绍官渡认输	214
第 十 六 章	袁绍含血喷天 英雄还兮蓄锐	222
第 十 七 章	袁氏骨肉相残 曹氏坐收渔利	228
第 十 八 章	英雄本好色 父子如一人	236
第 十 九 章	东临碣石 以观苍海	243
第 二 十 章	控建玄武湖 赎回蔡文姬	254
第 二 十 一 章	孔明隆中对策 刘琮荆州投降	261
第 二 十 二 章	曹操邀孙权会猎 刘备联东吴抵曹	268
第 二 十 三 章	踌躇满志 横槊赋诗	275
第 二 十 四 章	苦心经营历数载 灰飞烟灭于一旦	304
第 二 十 五 章	曹操盛宴铜雀台 妖道狂言自取灾	313
第 二 十 六 章	涂书离间韩遂 泼冰大破马超	331
第 二 十 七 章	魏武如骑庸 汉皇似坐毡	357
第 二 十 八 章	西征张鲁 东击孙权	387
第 二 十 九 章	不取汉中 只取天下	418
第 三 十 章	水淹七军 败走麦城	435
尾 声	生前叱咤风云 身后任人评说	455



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

—— 艰苦的寒冬，北征开始了。

曹孟德这次将大部分军团，分别部署在新占领的冀州中部及西部。自己带领张郃、徐晃两员猛将的军队，由荀攸、郭嘉、董昭作幕僚，直属亲卫骑兵队虎豹骑，则由曹纯率领。曹纯是曹孟德继曹真、曹休后第三位曹族将官。曹仁虽也是曹姓，曹孟德也经常在他面前流吐亲情，但曹孟德的家族谱上，曹休的亲缘最近，其父跟曹孟德是同一个曾祖的弟兄。

此外，曹孟德下令青州的游击军团总指挥臧霸和孙观由青州北上，进攻袁谭在青州的势力。东战线是遥远而复杂的，收复东线是时间上的问题。而今后的经营管理，显然离不开忠诚可靠的将领。而在漫长而艰苦的征战中，曹孟德对自己的属下有了逐个的认识。臧霸，便是今后经营这方土地的人选。

袁谭听说曹军指向平原郡，立刻往北撤退两百来里，据守在渤海郡的南皮城，准备和远来的曹军决一死战。

建安九年十二月，曹军攻入平原郡，周围县城都望风投降。

正值寒冬，河川全部冰冻。刺骨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，行军非常困难。

袁谭判断曹军必定在平原郡过冬，等着春天来到之际进攻南皮。

曹孟德在和幕僚们详细评估时机和作战的艰辛程度后，仍决定在寒冬里完成这次北征。

河北平原已是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通往南皮的清河更处冰天雪地之中。

曹孟德只好下令张郃、徐晃召集沿河两岸的居民用铁锤锥开河上结的冰，便于船只运输。但民众实在受不了痛苦，勉强被召集起来，又东一个西一个地溜走，曹孟德花费了许多银两也是白搭。最后，只得下令军士自己动手。年逾古稀的曹孟德亲自率领张郃、徐晃、曹纯等武将，天天冒风雪督促军士们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。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打通了北上的航道。

袁谭在南皮天天围着火炉取暖喝酒，当然少不了美女陪伴。无论如何，袁谭也不相信曹军会在寒冬到来。

毕竟，曹孟德是来了。

郭图与辛评主张乘曹军远来，尚未稳定，火急攻打或许能给曹军以致命打击。袁谭认为这一建议可行，就率领一支突击队出城攻打曹军。

曹军多半出生在华中地区，很少在冰天雪地作战，手脚都不灵活，一时间死伤惨重。徐晃、张郃、曹纯三将拼命死战。袁谭怕城中有变，自己人数又少，不敢过分拼杀，在天黑以前收兵回城。

茫茫的雪地上，曹军士兵横七竖八地躺着。



鹅毛大雪和暮色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草草地埋葬了这一具具无名尸体。

曹孟德目睹这些尸体的消失,一具,两具……

“白骨露原野,千里无鸡鸣”他想起自己十多年前写的诗。

曹孟德忽然产生了撤军的念头。

曹纯似乎看出了叔父的心思,说道:“我们历经千辛万苦,不远千里而来,怎能随便撤军呢?如果无法赢得胜利而退兵,一定会折损军威,在这长远的撤军途中,军队的安全也会处处受到威胁。”

曹孟德想不到年轻的侄儿如此大胆而富有见地。

荀攸和郭嘉也同意曹纯的建议,更进一步要求军士们加强运动,由体内引发的热量来御寒,使手脚变得灵活,随时做好战斗准备。第二天一大早,攻击行动开始了。

为了避免城内兵马在曹军热身运动完成之前便出城反击,经荀攸建议,将军队分成若干小队,绕圈跑步,再部署进入攻击预备线。

城上的袁谭及士兵们看得莫名其妙。

“我身经百战,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式。”袁谭说。

“不能轻易出城迎敌,等弄清楚了其中名堂再说。”连一向以谋略见长而自居的郭图也小心翼翼地说了。

曹孟德也忍不住要发笑。

临近中午,气温稍稍升高,曹军热身运动已完成。曹孟德亲自击鼓,一时士气大振,各部队奋勇向前。

袁谭本想出城抗拒,但曹军各个部队一齐冲击,袁谭根本不知道往哪儿突破。徐晃军团下的乐进部队攻进东门,郭图无法抵抗,当场被擒。袁谭由北门杀出,正遇上曹纯的虎豹轻骑军,一阵冲杀,袁谭被曹仁斩杀,袁军群龙无首,全面溃败,南皮也因而陷落。

被押解着的郭图问:“今天早晨你们摆的什么阵式啊,看得我眼花缭乱。”

那军士哈哈大笑,说:“那是郭嘉先生让我们做热身运动呢!”

——二 袁谭之死,意味着青州黄河以北和冀州全部已属于曹孟德。幽州因焦触的反叛、袁熙的逃亡而处于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。

但是,袁家毕竟还有两位兄弟存活,袁氏的故亲门生也在观望,他们当然不会就此甘心袁氏家业日落西山。袁熙早已把甄氏被曹丕霸占的羞辱化为一腔报复的火焰,袁尚当然不甘心父亲传给他们的大将军的宝座名不副实。因此,残存的袁氏兄弟一刻也没有忘记打回冀州老家去的念头,他们正在努力说服乌桓出兵支援。袁绍之甥高干仍据有并州,表面上虽已归顺朝廷,其实正准备东山再起,支持袁氏兄弟。

正如曹孟德向两个儿子流露出来的思想一样,他一向不喜欢那些只会吟风弄月、涂鸦诗文的人,而喜欢冲锋陷阵、干实实在在的大事。

在返回许都的途中,曹孟德意外地打探到了蔡琰的下落。兴平元年,李傕、郭汜在长安作乱,河东地区也陷入兵荒马乱中。蔡文姬因丈夫亡故,又无子嗣,打算返回



娘家避难，不幸在途中连人带轿被胡人劫走。胡人知道蔡文姬是大学士蔡邕之女，不敢加害，更因蔡文姬美丽而有才华，匈奴左贤王非常喜爱她，纳蔡文姬为妾。目前，蔡文姬仍留在胡营，并和左贤王生了两个儿子。

曹孟德又从陈琳那里得到了蔡文姬写的诗，更了解了她的凄苦处境，特别是蔡文姬身在胡营，心向汉室的心志更使得感喟不已。

曹孟德含泪读着：

“儿前抱我颈，问母何欲之？人言母当去。岂复有还时。阿母常仁恻，今何更不慈……悠悠三千里，何时复交会……”

在辽远偏僻的胡地一呆十二年，这十二年是怎么过来的啊。曹孟德估摸蔡文姬的年龄当是二十八岁了，也就是说她十六岁就去了胡地。

想起蔡跟自己的情谊，想到那位活泼可爱的小闺女如今独处异乡，曹孟德不禁黯然神伤。他决定派陈琳去胡地，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将文姬赎回来。

当然，曹孟德更急于要干的事，是整顿幽州和远征雄踞东北，庇护袁氏兄弟的异族——乌桓。

当年袁绍并吞刘虞父子遗留下来的幽州，幽州的元老将领阎柔和鲜于辅坚不投降，反而和曹孟德结盟。因此，许都的汉朝廷便任命阎柔为护乌桓校尉，鲜于辅为建宁将军，并令两人将他们的军团屯在乌桓族部落的边境，经营并防止乌桓族势力的扩充。官渡大战时，这两人保持中立，但仍经常和曹孟德保持联系，给予袁绍后方不少心理威胁。因此就乌桓族附近的局势而言，他们两人掌握的地方可以说是曹孟德的盟友区了。

一一三 建安十年夏天，幽州地区的故安守将赵犍、霍奴公开号召反曹。袁氏兄弟乘机煽动乌桓骑兵攻打边境地区。

就在陈琳遵照曹孟德的意思去胡地的第三天，曹孟德正准备偷闲进行已故蔡邕未完成的补写《汉书》的工作，突然接到了阎柔和鲜于辅两人的告急求援书。

曹孟德立刻放下文卷史料，前往邺城集结军队。这次，他留下荀攸、郭嘉等配合荀衍的军队守冀州，自己亲率张郃和乐进军团北上，很快便剿平赵犍等人的亲袁势



力,并在犷平城大破乌桓族的骑兵队,把袁熙兄弟再度逼出幽州。

曹孟德分析这是一场有计划的叛乱,因为一听到曹孟德北征乌桓,并州刺史高干也立即宣布反叛。在官渡大战后,溃败的袁氏集团中以高干军团保持得最完整,大约拥有五万兵马,作战力相当旺盛。曹孟德还没有喘过气来,就接到了冀州西北方的上党被高干攻占的消息。

为巩固冀州防务,曹孟德不敢动用荀衍的军团,他命令帮他攻下雍奴的乐进,率领一支勇猛的轻骑兵,火速赶到壶关,准备反攻。

高干的部队由壶关直逼邺城,但荀衍军团防守坚固,高干的先锋部队不敌,不得不再次返回壶关。

乐进以折冲将军官衔受任进攻壶关突击队的总指挥,并由谨慎温文的儒将李典率领军队协助,这是乐进第一次独当一面,他感到丞相交与的担子是沉重而艰巨的。

“绝不能给丞相丢脸,这可是对自己的鞭策和鼓励啊!”乐进想。在曹营众将领中,乐进以忠诚勇敢,任劳任怨而闻名,他很少表示自己的意见,完全听命行事,不避任何艰难危险,是冲锋型的猛将。或许是在这次北征行动中表现优异,又立下了斩杀袁谭的大功劳,所以曹孟德委以重任。同时,曹孟德又派李典协助,用意显然是以柔克刚。

“乐将军,这次可就看你的了!”乐进忘不了那天曹孟德紧紧握住他的双手的情景。

乐进明白自己进攻壶关的艰难,自己率领的轻骑兵,即使加上李典的部队,人数也远逊于高干的壶关守军。但信心是有的,自己一直在壶关和高干对峙了四五个月。在曹孟德整顿好幽州以前,高干以优势兵力,却无法越壶关一步。

曹孟德从不期望乐进能攻占壶关,他只给乐进少数兵力,目的是让乐进以机动的力量缠住高干,以减轻邺州的压力而已。

乐进却表现超人的勇猛,他率少数轻骑兵不直接由正面攻打壶关,而快速行军,绕道北方,由山路攻打高干的后方。高干措手不及,连续两场接触战都被打得太败,伤亡惨重,高干只好困守壶关,和并州的本部大军也失去了联络。

一波未平又生一波,关中的司隶军区也发生了兵变,河内人张晟聚众万余人抢掠于崤山和渑池之间。起因是:河东太守王邑因失职被调离,郡守卫固和中郎将范先,向司隶校尉钟繇要求赦免王邑,正直而严厉的钟繇不答应,卫固等人便私下和高干联合,打算号召关中诸将,反叛曹孟德主持的许都政权。

曹孟德对河东的治理完全伤透了脑筋,谁才能驾驭复杂的河东郡呢?一时间,曹孟德又陷入了偏头痛的困扰中。郭嘉虽然跟了曹孟德这么久,但对各地方的治理也难以想出高招。

曹孟德病卧床榻,郭嘉忧心如焚,便给许都的荀彧写了一封信,简单讲述了河东的混乱局势。书信内容如下:

关西诸将,外表服从,实怀二心,今张晟在崤、渑一带烧杀抢掠,并且南通刘表。若大家都效仿,为害就大了。河东是天下重要的地方,丞相为之操碎了心,您看有什

么贤能的将领可以为丞相守住这块地方。

几天后,快马传来荀彧的来信,荀彧在信中说:“西平太守京兆杜袭,勇足以当难,智足以应变,可以任用为河东太守。”

但杜袭却向曹孟德建议:“河东郡人口有三万户,参与叛乱的县令不多,如果以大军压境逼迫,不想叛乱者也投向卫固集团,那么卫固等人的力量必跟着膨胀,征讨不能取胜,将会造成更严重的混乱局面。征讨即使获胜,则一郡军民将蒙受兵灾。况且卫固等人还没有公开反抗朝廷王命,只是以拥护王邑为他们出兵的理由,我因此判断一定不敢杀害主管。现在我决定单车前往,出其不意地进入河东,卫固为人多谋而少断,一定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我。只要我在河东呆上一个月,河东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。”

说了这么一大堆,倒是最后一句合曹孟德的口味。于是,曹孟德下令夏侯惇暂缓进兵行动,杜袭由小路直抵河东。

范先欲杀害杜袭以显军威,卫固迟疑不决,范先却连杀郡守门下主簿三十多人,以威胁杜袭,但杜袭行为自若。

卫固见状便极力反对说:“杀了杜袭,对朝廷毫无损害,只是白添了我们的罪名罢了,况且河东目前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,用不着杀害他。”

这样,卫固和范先就接受了杜袭担任河东太守。

一天杜袭对卫固、范先说:“你们才是河东军民所仰望支持的人,我不过依赖两位的力量,才能就职。所以郡中大事还是由我们共同商议。”于是,杜袭封卫固为都督,行郡丞事,领功曹,官衔一串串,并将三千名校吏全部交范先统领。自己毫不犹豫。卫固等非常高兴,对杜袭也颇有好感,便在表面上奉杜袭为太守。

卫固等欲发兵响应张晟的叛乱,杜袭不以为然,便对卫固说:“如今出动大军,必造成河东地区骚扰,不如向张晟表示,我们一方面招募部队,另一方面在行动上稍缓一步。以观时局的变化。”

不久,高干派军队入护泽,卫固、范先等响应。杜袭知道河东诸县已大多听自己指挥,于是在十多天内征集了几千人。卫固、范先等联合张晟和高干的部队攻打杜袭,但杜袭已有了完善的准备,双方僵持不下。

曹孟德立刻派议郎张既以朝廷旨意调动关中马腾领军攻打张晟。张晟不敌,向东撤退,但仍遭到马腾等联军击败,张晟、卫固、范先死于乱军之中。

之后,曹孟德就让杜袭治河东。

建安十年十二月,曹孟德在邺城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,把一直驻守豫州西南区,防范荆州刘表的曹仁军团调回冀州,准备会同进攻壶关。

时值严冬,大雪纷飞,曹军必须翻越太行山才能到达壶关。

五十多岁的曹孟德和军士们一起艰难地行进。行军是何等艰难啊,迂回曲折的羊肠小路,常常将车轮折损,车辆负重艰难地攀援。北风吹啸着枯树,发出“沙沙”之声让人感到那般苍凉。熊罴等寒带凶猛动物,常常出现在队伍前面,贪婪而又无可奈何地望着这支远征大军,虎豹的嚎啸回荡林中山谷,没有人烟,只有漫天飞扬的大雪,景色荒凉,令人远望而叹息。对于告别家乡,告别都市的征人,谁都不免几多



伤感。

曹孟德的心情也是那般沉重而忧郁,他和大家一样,多想回到东方的故乡。但不能啊,不能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北征,艰苦的北征,这可是最后一次北征行动了,咬紧牙关,一定要挺下去。

可是,河水深冻,桥梁断绝,军士们常被阻挡在半途上。行军途中更常迷失方向,到了晚上没有投宿的地方,可不能停下来,那可有变成冰人的危险啊。走呀走,从日出走到日落,再从日落走到日出;人马困饿不堪,战士们背着行囊就地拾柴生火做饭,砸碎坚冰,坚冰融化后便烧开水,你一瓢我一勺,没有言语,彼此只有念头,赶快翻越这冰封皑皑的太行山。

面对此情此景,曹孟德又孕育成了一首气势磅礴的长诗,谱成曲子,由军士们传唱。

曹孟德站在巍峨的太行山之颠,捋着胡须,面对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的北国世界,放声歌吟:

北上太行山,艰哉何巍巍!

羊肠坂诘屈,车轮为之摧。

树木何萧瑟,北风声正悲。

熊罴对我蹲,虎豹失路啼。

溪谷少人民,雪落何霏霏。

延颈长叹息,远行多所怀。

我心何忧郁,思欲一东归。

水深桥梁绝,中路正徘徊。

迷惑失故路,薄暮无宿栖。

行行日已远,人马同时饥。

担囊行取薪,斧冰持作糜。

悲彼东山诗,悠悠使我衰。

苍老而高亢、沉郁而悲壮的声音久久地回荡,回荡。

军士们跟着唱起来:“北上太行山……”

一一四 建安十一年春正月,曹孟德大军终于到达了壶关,和乐进、李典的先遣部队会合了。壶关的军民拼死固守,曹孟德回眸茫茫太行,回想北征的辛酸,感到无比愤慨。于是,他当着敌人的面,向大军下令:“攻下壶关城,不要留活口,全体活埋!”

曹军士气大振,全力强攻了一个月,而壶关却依然屹立不动。

于是,曹孟德又召集众将领研究对策。

曹仁说:“如果能给城内百姓以活命的机会,反而可以松懈城民的抵抗意志。如今主公公开表示屠城,更坚定了他们死守的决心。而且,壶关城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,存粮又多,一味强攻,只能白增加伤亡。即使双方陷入僵持,白白耗费时间,反而

蔡文姬



会增加我方补给的困难。”

曹孟德差不多是第一次听到曹仁的建议,而且觉得颇有道理,于是立即派人向城内军民传话,除高干一人外,全部赦免。

高干面临强大压力,便将壶关交给夏昭、邓升两人防守,自己率队向袁氏盟友南匈奴求援。但南匈奴见袁氏已衰微,不愿再和他们有任何联系,宣布保持中立,并拒绝高干的投奔。高干不得已,只好带数亲信投奔荆州刘表。

夏昭见援军的希望落空,大势已去,只好打开城门投降了。

高干逃出并州,渡过黄河,到达洛阳一带,正逢河东境内白波贼作乱。河东、河南均告急,防备森严,高干的残部被上洛督尉王琰的守军所擒,因反抗而被杀。

自此,并州已完全纳入曹孟德的统辖范围。

壶关之役后,曹孟德已完全掌握青、冀、幽、并四州的经营统辖权,唯一不安的是袁熙和袁尚兄弟仍在乌桓部落的庇护之中,常在边疆从事骚扰性的攻击。

塞北长征势在必行。

曹孟德不回许都,而直接回到邺城,便是为了准备远征乌桓的行动。

在回邺城的路上,曹孟德得到陈琳的消息,说蔡文姬已被赎回,正返回许都。蔡文姬的两个儿子留在了胡地,匈奴左贤王没有答应。陈琳同时给曹孟德寄来了蔡文姬写的诗《胡笳十八拍》。

曹孟德忙不迭地展开:

我生之初尚无为,我生之后汉祚衰;
天不仁兮降离断,地不仁兮使我逢时。
干戈寻兮道路危,民率流亡兮共衰悲。
烟尘蔽野兮胡奴盛,志意乘兮节义亏。
对殊俗兮非我宜,遭恶辱兮当告谁。
笳一会兮琴一拍,心溃死兮无人知。



.....
城头烽火不曾灭，疆场征战何时歇。
杀气朝朝冲塞门，胡风夜夜吹边月。
故乡隔兮音尘绝，哭无声兮气将咽。
一生辛苦兮缘别离，十拍深兮泥成血。

.....
不谓残生兮却得旋归，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。
汉使迎我兮四牡骍骍，胡儿号兮谁得知。
与我生死兮逢此时，然为子兮日无光辉。
焉得羽翼兮将汝归，一步一远兮足难移。
魂消影绝兮恩爱遗，十有三拍兮弦急调悲。

.....
十六拍兮思茫茫，我与儿兮各一方。
日东月西兮徒相忧忘，弹鸣琴兮情何伤。
今别子兮归故乡，旧怨平兮新怨长。
泣血仰头兮诉苍苍，生我兮独罹此殃。

这哪里是诗，分明是文姬在痛诉自己的不幸遭遇，字字血，声声泪，那般凄婉感人。

曹孟德唏嘘良久，擦去眼角的泪痕，长长吁出一口气，文姬总算出了狼窝，我只是尽了一个长辈的责任，而那颗伤痛的心什么时候能抚平啊。

此时的曹孟德多想策马驰向许都，去问候昔日那位活泼可爱的小姑娘，现在却历尽人世纷乱沧桑的妇人。

可是，不能啊，若不荡平乌桓，汉家女子不知又将有多少重蹈文姬所走的悲剧道路。

一一五 但是，在远征乌桓的问题上，曹孟德又面临着属下的分歧。

镇守兖、豫本州的军团头目，以曹仁为首，都强烈反对北征行动，他们认为劳师动众，远征乌桓，并没有绝对的必要，其理由有二：第一，乌桓人贪而无义，袁尚目前已无实力，乌桓不见得会支持袁尚到底。第二，连年用兵北方，已使西南刘表势力逐渐膨胀，加以刘备军团在新野地区招贤纳士，募兵训练，若大军北征，难免南方空虚，若刘表、刘备乘机而来，恐危及兖州大本营。

郭嘉的意见是：“曹公虽威震天下，但乌桓人恃其地远，对我们不会防备。趁其不备而攻之，一定能彻底解决北方问题。何况袁绍长久统治北方，对乌桓人影响颇大，若舍此而南征，万一袁尚兄弟乘机死灰复燃，那么冀、青两州就永无宁日。荆州刘表坐而言却不能起而行，其才根本不能驾驭刘备，因而也绝不可能把大权交与刘备，他们之间名为合作，实则暗里较量，即使大军北征，刘表也不会窥探许都。”

曹孟德也是从整体上这么考虑的，因此下令积极准备塞北长征。

这次的塞北远征，曹孟德再次动用庞大的兵力。为巩固后方的行政及防务，曹

孟德将荀攸留在冀州。张辽、张郃、徐晃、韩浩、张绣等主力军团随行。曹洪协助荀攸守冀州，乐进负责右翼的防务，曹仁驻军并州负责左翼防务，夏侯惇负责豫州防务，以监视刘表军团的蠢动。谨慎小心的智将于禁及李典驻扎西南区外围，随时在必要时支援夏侯惇。

安排安定之后，曹孟德便下令北征军团向易水河畔集结，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寒冬地带作战的演练。

早在去年十一月间，曹孟德便曾为军粮押运出塞北的交通问题征询幕僚的意见。董昭建议建筑通海的沟渠，由海上转运，曹孟德认为可行，便即刻下令动工。这个工程主要有两个：一是呼沱入孤水的叫平奴渠，一是由沟河口入潞河的叫泉州渠，使大部分的粮运航线均在海上，以免河水的冰冻造成运输的困难。

依郭嘉的计划，塞北的军事行动在建安十二年夏天出兵，预计冬天到来之前结束。

五月初，北征大军到达右北平郡的无终城，郭嘉因水土不服上吐下泻，卧病军中。塞北地域，黄沙滚滚，狂风四起，道路崎岖，人马难行，郭嘉的病一天天加重，已由人用车推着前行。

曹孟德十分不安地到车上探望郭嘉，儒雅英俊的郭嘉已被病魔折腾得不成人样，面容憔悴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干起了一个又一个茧壳……

曹孟德抚着郭嘉的手背，很无奈地说：“我看到北征路途困难重重，想先撤军，正想求教先生意见。”

郭嘉听了大为吃惊，他挣扎起身，曹孟德连忙和军士将他扶起来。

“军国大事，怎可因我的身体而延误！兵贵神速，千里遥远想袭击敌人，如果辎重太多势必无法争取时间，不如以轻骑兵快速出击，以攻其不备。但首先要找到知捷径和险路的向导。”郭嘉声音低缓，曹孟德差不多贴在他的病体上倾听了。

郭嘉的话又坚定了曹孟德取胜的信心。他留郭嘉在无终城养病，特地请到在此隐居多年的原袁绍旧将田畴为向导。这时，天气已接近夏天，塞北地方雨水充沛，道路几乎全为雨水淹没，袁氏及乌桓联军又严守住交通要道，曹军无法行动，更无力进攻。

曹孟德和田畴商议。田畴说：“这条大道夏秋雨季经常积水，虽水浅却无法通行马车，深又无法载舟，非常不好行动。不过，以前北平郡府治设在平冈道上，这条路经过卢龙寨，可以通往柳城。自从光武帝建武年间，便已崩塌，断绝了将近两百年，好在现在还有小路通过。如今，我们最好让敌方认为我们因行军困难，有准备撤军的意思，使他们在守备上松懈下来。到时候，我们再回头由卢龙寨出发，越过白檀的险道，乘其不备，便可攻入敌人的大本营。这条路虽不平坦，但距离短得多，而且可以让对方措手不及。”

曹孟德便采纳了田畴的建议。

他下令所有军团，全军准备班师回朝。他还特地让大家相互传告：“炎夏多雨，积水太深，无法前进，等秋分以后天气干爽，再行远征。”

乌桓人截取了这份情报，立刻向大本营报告曹军撤退的好消息。

其实，这个时候，曹孟德正请田畴组成熟悉地形的向导团约百余人，分别在各军团前面引路。

行路难，行路难！

全军爬上徐无山，通过卢龙寨，再通过五百余里的山路才可到达平冈城。

五十三岁的曹孟德也同大家一样艰难地攀登。

“这叫什么山？”曹孟德停下脚步喘着粗气。岁月不饶人。毕竟，他已经老了。

“这叫碣石山。”田畴指着这座山说道。

山顶一块巨石岿然不动，像一位傲视苍天的巨人。曹孟德站在山脊凭高远眺，一阵凉风拂面，撩动他的胡须。

面对如此雄奇壮观的景象，怎不撩动曹孟德感情的丝竹管弦，一首《观沧海》新诗在他激情奔涌的胸中诞生了。

曹孟德站在碣石山的脊梁上，面对此情此景，朗声咏叹道：

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

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

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。

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

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。

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

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

那末尾两句粗壮而悠长，余音久久缭绕于碣石山的上空。

一一六 曹军如神兵出现在白狼山麓。

乌桓和袁氏的联军几乎倾巢而出，袁尚、袁熙和乌桓的三位首领指挥联军在白狼山下布下阵来。

这可是最后一次北征！

曹孟德千里迢迢，翻越重重关山赶来，似乎就是为了这么一天！

曹孟德一向以擅长指挥轻骑兵野战而著名，但这却是第一次面对擅长骑战的游牧民族所进行的大规模野战，加上自己的军力尚未全部到达，有的将领感到有些紧张。

但曹孟德却一下子感觉到全身充满了自信的力量，他似乎为能进行一场轻骑兵大会战而感到兴奋。当张辽向他禀报敌军动态时，他立刻在虎豹骑的保护下勒马登高瞭望。他见到乌桓兵虽满山遍野，却不懂得阵式作战，部署上紊乱不堪，与袁氏兄弟军队的配合也谈不上。

于是，曹孟德决定以突击的方式给予敌人以重创，打乱其本已紊乱的阵式。首先他将张辽的军团分成三部分：前锋采用尖锥队形，另两部分组成波状攻击队形。再以徐晃的部分轻骑兵作预备部队，准备由侧面攻击。曹孟德自己则率领曹纯指挥的虎豹队殿后，保持一个连绵不断的攻击波。

英勇无比的张辽首先率队攻入敌阵，随即展开屠杀。不一会儿，乌桓兵团的阵脚大乱，三位部落首领虽集结了部分兵力准备反攻，但很快就被曹军的第一波、第二

波、第三波的攻势冲散。袁尚及袁熙军团想前来支援,又被徐晃的轻骑兵挡住了。袁尚兄弟杀了一阵后引数千骑投奔辽东接受公孙康的保护。乌桓兵见大势已去,三位首领两死一伤,只得纷纷投降。

清点结果,投降敌军达两万多,曹孟德抚慰乌桓兵团劫后余生的将领,将降兵再交还由他们重新编组。在投降仪式完成后,便释放他们返回各部队原来的家乡。

白狼山下,曹孟德感叹道:“这北方原野又可以太平一些时日了!”

这时,后方探马传来郭嘉病逝的噩耗。

曹孟德几乎不敢承认这一现实,他踉踉跄跄退后两步,脑袋里嗡的一声,尔后一团模糊,曹纯连忙上前搀住。

四下一派肃穆,刚才的欢乐气氛被噩耗驱赶得无影无踪。曹孟德突然大哭道:“奉孝之死,天丧我矣!”

众人忙围上去劝慰。

曹孟德终于止住了大哭,幽幽地对几位幕僚说:“各位的年纪都和我同辈,只有郭奉孝年纪最轻,我本要将后事托付与他,想不到他竟早早地离我而去,真令我心肠崩裂啊!”

探马呈上郭嘉遗书,曹孟德拆视,看完之后又大哭起来。

由于袁氏兄弟逃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处,众部将都劝曹孟德乘胜追击,连公孙康一起解决。曹孟德面无表情地说:“不必劳烦诸公之虎威,数日之后,公孙康自会送袁氏兄弟的头来。”众人莫名其妙。

果然没过多久,公孙康遣人送来袁熙、袁尚的首级,众将大惊,都说丞相料事如神。

曹孟德重赏来使,并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,双方签订和约。之后,曹孟德向大家宣读郭嘉遗书:

“今闻袁熙、袁尚往投辽东,明公切不可加兵,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,二袁往投必疑。若以兵击之,必促成并力以迎敌,急不可下。若缓之,公孙康及袁氏必相自图,其势然也。”

大家唏嘘不已。

曹孟德感郭嘉之功,设置灵位祭拜。之后,令人扶郭嘉灵柩回许都安葬。郭嘉英年早逝,享年三十八岁。

建安十二年十一月,北征大军回到前进基地易水河畔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

当年,燕太子丹派荆轲怀揣匕首去刺秦王,就是在这易水河畔诀别燕国和亲人。曹孟德正站在这里,不过,他不是怀念那个劳而无功白送性命的荆轲,而是在怀念那些把魂留在北方广袤的原野上的将士们。

曹孟德在易水河畔重新编组,并加强部署北方的防备。袁氏的势力总算连根拔除,不论实质上或名义上,幽、并、青、冀四州已完全纳入许都政权的体系中。

这一年,曹孟德五十三岁。这一年,距离他在陈留举兵、白手创业只有十八年。

控建玄武湖 赎回蔡文姬

一一七 曹孟德回许都的第一件事不是去觐见汉献帝，而是去看望从胡地归来的蔡邕之女——蔡文姬。

文姬已同陈琳一道回许都很久了。前朝老臣闻之是蔡大学士之女，纷纷前来问候。尤其是孔融及曹氏兄弟。他们既感兴趣于文姬传奇般的不幸遭遇，更仰慕文姬的文学才华。两兄弟索性将文姬安排在曹府中居住，连汉献帝也两次驾幸曹府，慰问文姬。

文姬尽管孤身一人，但回到汉地，那每一张面孔都令她感到熟悉而亲切。十二年了，朔漠在她脑子中的形象是那样深刻，蔽天的黄沙，怒号的狂风，充满膻腥味的帐篷……这一切是不可能轻易忘却的。

友善的人们离去，特别是文学才子们离开自己的住宅，文姬便一下子觉得夜色是那般浓重而漫长。这个时候，当许都城的一切都回复宁静的时候，她就想起两个儿子。

“妈妈，你要走吗？”大儿子有一天跑进帐篷，抱住她的双腿，她抚着儿子微微卷曲的头发，没有回答。两三岁的孩子如何理解母亲啊。小儿子生下不到一个月，此时正在怀中吮吸她的奶头，另一只手在轻轻摩挲她的另一个乳房。大概是常吃马奶和牛羊的缘故吧，她瘦弱的身子居然能分泌着那么多的奶水，她的两个奶子虽然不大却是那么丰满、鼓胀，奶头枣核似的，在儿子贪婪的吮吸下，奶水如涓涓细流注入了幼小的生命之中。左贤王来到了她的身边，他已经知道她即将离开胡地，与这个汉家女子共同生活了十二年，他的感情似乎被驯化了，他经历了极度的痛苦以后已能克制自己暴戾的脾气。作为南匈奴的左贤王，呼汗耶单于有数不清的妃子宠妾，在她们身上，他只感到一种生理上的满足，一番欢娱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。他爱文姬，这个汉家女子一举一动都好看，连她流眼泪的时候都比那些只晓得用身子取悦于他的妃子们好看。他把她当着神，小心地呵护她，尽量使她露出笑容。每当阵雨之后，辽阔的草原经雨水洗濯是那般地清新爽目，他总是将她扶上马，他抱着她在草原上驰骋。对于夫妻之间的那种事，他从不强求，只有当她需要的时候，他才小心翼翼地爱抚她，动作轻柔得不像跃马挥刀的胡人，一旦她感到了满足，他就停止动作，压抑着强烈的本能。

他把她当着小鸟一样庇护，他从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。一次，他那忠实的将领呼延和赞，趁他不在的时候突然到她身后，也许是文姬那种美丽是任何一个胡家女子不曾具备的，这个将领一下子抱住她，疯狂地摸她的奶子，正好被呼汗耶单于撞见了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只那么一刀，那将领的脑袋就滚下地来。

对胡人丈夫，文姬不能不说没有感情。同眠共枕十二年，他对她是那么柔顺，汉



人想像不到的柔顺。作丈夫，他是够格的。可文姬一想起汉家兄弟被杀戮，汉家女子被蹂躏的情景，她就对他的感情一下子冷却了许多。她亲眼目睹了在被掳往胡地的路上那惨痛的一幕：几个胡人骑兵将一个十六七岁的汉家女子按在荒坡上，那女子的衣裙被扯得像破烂的旗幡，几双大手争着撕扯汉家女子红色的亵衣，然后拼命的揉女子刚长熟的奶子，用嘴巴去咬女子樱桃般的奶头，最后几个胡人骑兵扒下女子的裙子，淫笑着摸那女子的下身隐私处，那女子哭喊着，挣扎着，最后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……那一年，文姬十六岁，丈夫卫仲道才死了半年。

多少次，她独自走出毡房，在夜色中弹起心爱的琵琶，幽怨的琴声如泣如诉，向遥遥无际的大漠，向重山复水讲述自己不幸的命运和难以向人倾吐的痛苦。

文姬满以为今生今世已永远不可能回到那生她养她的土地了，她失望过，乃至绝望过，但看到两个儿子，那头发微微卷曲，非常英俊的大儿子，那还在怀中吮吸自己奶头的小儿子，她又有了生之依恋，他们毕竟有一半的血是属于她啊。

丞相的那封字里行间充满了关怀和慈父之爱的信，又打乱了她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心境。终于，她还是把那封信抖抖索索地交给了丈夫。他先是目瞪口呆，随后竟然大哭起来。她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个粗犷的男人哭，她也哭着扑向他的怀中。仿佛那就是生离死别，他第一次那么疯狂地吻她的嘴唇，舔她的鼓胀的奶子，捏她的奶头，然后揭开她的裙袍，像新婚之夜无知的莽汉。之后，他偎着她的身子，他的头伏在她的两个乳房之间。她第一次那么动情地抚着那头卷发，陡然生出一种柔情和怜悯。

他只提了一个要求：他要留下两个儿子。文姬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咬咬牙登上了丞相派来接她的车轿。

回到汉家，回到许都，她虽然没有家，但她仿佛就在自己的家中。陈琳像了兄长一般待她，这一点在返回许都迢迢的途中她已感受到了。而丞相的两个公子却把她当作大姐姐一般，她和他们一起谈文学，谈屈原、宋玉、贾谊、刘向、司马相如、卓文君，一直谈到当今的文学巨子。

文姬对曹氏父子的文学才华早有所闻，与两位公子的交往中，她更敬重曹氏父子的才华。当她谈到曹丕的《燕歌行》时，禁不住泫然涕下，仿佛就是为她而作的。

“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。
群燕辞归鹄南翔，念君客游多思肠。
慊慊思归恋故乡，君何淹留寄他方。
贱妾莹莹守空房，忧来思君不敢忘。
不觉泪下沾衣裳，援琴鸣弦发清商。
短歌微吟不能长，明月皎皎照我床。
牵牛织女遥相望，尔独何辜限河梁。”

曹丕见文姬爱不释手，就把这首诗送给了她。

曹丞相的声望在胡地也很高，这也许正是呼汗耶单于不敢将文姬长留在匈奴的原因之一。文姬从父亲那里对曹孟德还是有比较多的了解，父亲常在面前赞美曹